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九

候官 林喬蔭 學

冠昏

儀禮惟存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而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左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公之祧處之且大戴禮有公符篇云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元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元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其醻幣朱錦綵四馬其

慶也天子儗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
饗賓也皆同公符公冠也其其所載儀節與家語孔子所告
孟懿子者畧同則是公冠之禮雖不列於儀禮而固具於
大戴記中故賈公彥謂自有天子諸侯冠禮但儀禮之內
亡耳乃歸震川謂天子諸侯之冠本無其禮非止亡佚因
著論以辨其所據者以冠義之文明言無大夫冠禮而有
其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又
家語載孔子之答孟懿子曰古者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
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然考兩書並稱古

者自指前古而言非指當代若指當代則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之文卽亦具家語此篇中同爲孔子之言尗以爲信尗以爲誣固不足以服辨者且如五十而爵據鄭注爲周之初制而儀禮正是周公所作其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身爲大夫必已五十何緣有未冠而殤之兄卽曰年未五十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則士於昆弟之殤服大功不得旁降爲小功則此之爲已爵爲大夫者明矣五十而爵乃前古之事非有周之制也且惟冠禮有天子諸侯之差故篇名特加以士若自天子以下皆同士禮則但曰冠禮可耳然則古者之詞

直指前古故接以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明前古所無夏末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則又儗之而爲天子之冠禮故禮皆自上達而此則曰天子擬焉震川自昧其說反以爲疑過矣若大夫之冠禮不知始於何時而國語載趙文子冠一條但記其見於諸大夫而不記其禮之何若然四加三獻天子而儗諸侯則大夫之冠當與士同此記所以言無大夫冠禮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則自夏末以前其諸侯之未冠而即位者即孔子所荅孟懿子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是即所稱古者之禮也鄭康成

注誤以爲夏初已上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果爾則或未冠而立立未五十而死將終其身不得爲諸侯有是理乎

鄭氏注士冠禮謂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賈氏疏云據昏禮相見禮皆士身所行故知此是士身自加冠然古人十五而入大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則計其出學之年已二十有四安得有童子任職之事且此經之始加祝詞亦但云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耳則敖君遷謂士冠其適子者是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冠必二十記固有明文也而春秋襄九年傳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又經傳稱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而金縢言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故先儒並謂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二十而冠專指士禮今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非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而喪服復有大夫為昆弟之長殤

小功之條則知大夫亦得早冠不獨天子諸侯也竊意曲禮內則所云二十而冠者是言其大限遲不過此猶三十而娶之謂非謂未三十不得娶也其或德器早成爵位早膺則自十二以外皆得加冠以歲星十二而一周天天道備於是故晉侯謂其可以冠卽有故而遲至二十極矣非二十之例專爲士設也至荀卿謂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視曲禮內則所說獨先一年殊無所據不足信也

冠禮冠者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義亦云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論者多疑以母拜子失尊卑之序非禮之正

故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皆易以母爲之起然古禮則固是拜矣鄭氏注謂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萬充宗則據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尙止肅拜何况其他明此受脯之拜亦是肅拜肅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之揖以此見其輕殺之意非若俠拜之重然經記之文但曰拜耳固未見其必爲肅拜且禮之所在亦祇問其當拜與否又何必於拜之中分輕重果不當拜卽輕者亦寧非失尊序乎其爲之解者則如孔穎達說謂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然所薦脯醢本爲醴子而

設非以奠廟且記明言成人而與爲禮則自是拜子非拜子所持之物也呂氏大臨則以爲母雖尊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然此非孤子則母方從夫安得預作此不祥之禮皆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者也惟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與衆子異斯說得之蓋古禮最重宗適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釋之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故特牲饋食禮主人之子將爲後者爲嗣舉奠其執觶卒觶拜尸皆答拜酌以酢尸尸復拜受尸以象主人之父乃拜主人之子亦以重繼體之故及祭畢

而餕卽以此舉奠之嗣爲上餕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直是以父拜子矣乃不疑於彼而獨疑於母之拜子爲太過是亦謂之不知類耳惟其適子之冠方得如此故下文直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不唯無母拜之禮亦不著其見母之節蓋非若冠適子有著代之義故禮亦從而殺焉夫適子祭而舉奠尸拜之爲上餕父拜之沒而父爲之斬衰冠而母爲之俠拜古人之重適若是後世不明此義反執此以疑聖人制作之非不亦冤甚乎哉

冠禮主歸賓俎正禮已畢下云若不醴則醮用酒一段注

以爲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疏以爲此上言周禮此下言夏殷之法然醴質而醮文醴簡而醮繁三代之禮皆由質而文豈有夏殷繁而周反簡者劉原父以醴是適子醮是庶子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醮之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下文曰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是也然庶子之冠經但云遂醮焉則亦一醮之而已安得有三醮及殺牲之盛且如其說經亦當云若庶子則醮用酒而下文若庶子一節可不必別見矣敖君遷則謂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爲此醮禮與之並行姜上均亦謂皆禮之變聖人於始冠示以純古之意卽始加用緇

布冠也其及於用酒殺牲者權耳然既是後起變禮非制
禮之本意何以列於正經盛世佐則斷為記文之混淆者
以昏禮相較謂此之若不醴若殺猶昏禮記之若不親迎
也若孤子若庶子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因以
為當移記字於若不醴之首然考昏禮之經至饗送者正
禮已具下文若舅姑沒一節亦在記文之前又公食大夫
禮篇末云若不親食聘禮篇末云聘遭喪少牢饋食禮篇
末云若不儐尸並是正經安得皆謂記文之錯出者若以
昏禮諸辭皆屬記證此醴醮諸辭之當為記則燕禮之辭
亦並在經不在記也葢聖人制禮之初著為經亦即有以

通其變此之不醴用醮者因喪而冠既除喪後之禮也何以明之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蓋以其因喪而冠初未備禮至是而因天子之賜設奠服賜服則以三醮之禮文之故冠禮之醴也三加畢而一舉此則每一加即一醮醴之薦用脯醢此則二醮皆用脯醢三醮又有乾肉折俎醴則贊冠者酌以授賓而此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其禮皆視彼為文是則不醴而醮曾子之問孔子之答小戴之記固有明文可據也諸儒特

以鄭注有醴重醮輕之語故多為異說然原鄭之意祇以此之庶子用醮與昏禮之庶婦同不知庶子庶婦祇是一醮且庶子之位在房外南面庶婦則使人醮之其醮之以酒雖同而禮之繁殺異則亦安得謂醮之為輕哉至經又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於鼎設扃鼏此一條他無可證竊意是大夫之冠蓋大夫無冠禮當與士同而此與若不醴而醮之文相次亦用三醮彼既為天子賜諸侯大夫則此或是大夫之自為冠禮所以異於士而有特殺歟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曰三十曰壯有室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又曰二十而嫁周官媒氏亦曰令民三

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鄭氏據之以爲嫁娶之限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王肅據家語孔子之答哀公謂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然觀虞舜三十未娶書稱有鰥而喪服有爲夫之姊妹長殤之禮長殤者十六至十九也則男固不必以三十娶女固不必以二十嫁矣故范甯穀梁文十二年傳注謂周禮言嫁娶之限葢不得復過此耳而杜佑則又因左傳有國君十五而生子之語定爲諸侯之禮喪服所言爲士大夫之禮周禮所言爲衆庶之禮恐亦未然葢人之稟賦不同所遇亦異男子既冠則可娶女子既笄則可嫁

不限其年邇者不得過三十二十耳至於嫁娶之時先儒多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之文而周官媒氏亦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詩復有有女懷春迨冰未泮之語因皆以爲春月家語則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功起昏禮殺於此荀子亦曰霜降迎女冰泮殺止是又始於季秋終於仲春然束皙之議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納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襃貶則亦不限於季秋仲春矣蓋媒氏所言掌萬民之判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以此立限不得再過其或有愆期待時不能成禮則以仲春之月會之

使及時得以相匹若平時民間自以其期成禮者豈必限以時月觀昏禮請期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則得吉日可配合又安能必限其期況昏禮與冠禮相準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冠無常月則昏亦無常月可知然則媒氏及夏小正家語等所說皆指男已三十女已二十尚未嫁娶者言之鄭氏王氏各執一是實皆非也

周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鄭氏注以爲重天時權許之夫夫婦爲人倫之本廉恥爲立國之維豈有聖人制禮而許其野合導之私奔者故後儒攻擊周禮謂是黷亂僞書者無不以此爲口實而爲之辨

者則曰昏必備六禮而後行苟有故不能備禮則聽其殺禮以成昏此所謂奔非淫奔之謂葢內則原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說則奔固不必若桑中溱洧之所爲也葉氏時邵氏寶及史氏並同此說然六禮不過遣使致辭其物以鴈與束帛儷皮而已非若後世之繁縟宜無不可備者卽以有故爲凶喪然不可喪娶者獨可喪奔乎且奔則爲妾此不禁者皆爲妾乎況所謂令會男女者會於何所會以何名究不可解也鄭氏鍔及熊氏說則謂本經奔者不禁之下連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之爲言及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而不用嫁娶之令者俱有罰耳

然如其所說則是罰彼不禁淫奔之家長經何不明晰言之而乃為此混而易淆之語且於是時也指仲春而言是時有淫奔而不能禁止者其家長有罰豈他時不能禁止即無罰乎況修詞著書俱有體例下文有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所云禁謂媒氏禁之也則此不禁之禁字當同一例屬媒氏言不得屬奔者之家長言也又遷葬嫁殤兩事並禁經以與字貫之此若果是不能禁奔及無故違令者兩事並罰則亦當同其例以與字貫之不宜改用若字也一經中而用字自為違異又知其決不然矣竊就經文詳繹以求其義蓋所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所以著

及時蕃育之道也下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即男三十女二十而娶嫁之令無故而不用此令者有罰則有故者不罰可知但有故指凶荒札喪而言而喪爲多即喪中亦復有別如男女當嫁娶而適遭父母之喪則必免喪而後嫁娶內則所謂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若旁親之喪則各有所以處之者雜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此以昏禮父在則父爲主人主人大功之末其子小功之服已除故可嫁子而娶婦則必醮子而命之迎主人大功未除固不得出命故不云可娶婦也若主人

而有父存則所嫁娶者之祖也然昏禮父主之不以祖主則彼小功之末主人緦服已除故不特可嫁子亦可以出命使其子迎婦矣其或無父之子又無母之可命亦非支子與弟之可稱宗稱兄是即昏禮記宗子親皆沒已躬命之者故直謂之已此已既是宗子則以宗祀為重故即小功之末亦可以娶明其急於著代以承祭也然下殤之小功實出齊衰而降者則亦不可義詳喪紀夫記之所以備陳可以者原以通人事之變欲其無失時然或族姓繁多死喪相繼則猶不能無愆期之慮於是媒氏一官特為之權制令已逾嫁娶之年家有凶喪相繼不能成禮者歲以仲春

之一月許其成昏不以其違禮禁之然成昏而何以謂之奔也蓋昏禮最重親迎所謂男先於女男帥女女從男敬而親之以別於禽獸者也今此凶喪相繼或有父在而父不能出命醮子以往迎卽無父之宗子不親迎而遣使者今亦或以喪故不得躬命其使是直無所迎焉爾無所迎而自至者卽謂之奔內則言奔者爲妾亦謂其不迎而至也此外又或男女之家橫遭荒亂凶札一身惸獨不能自存而彼所所論昏之家倘可恃以爲活則不計其年不責其禮條爲救死女未笄而來歸如後世之童養男就昏於外氏如後世之出贅是固禮之所無而撥諸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之義爲舅姑與爲外舅姑者固當爲之收恤蓋亦聖人之所許如是則女子不迎自至固謂之奔而男子以自失其家出依於人等於大夫失地諸侯去國之例亦謂之奔矣夫男必有室女必待迎禮之正也今男則出依於人女則不迎自至雖若可耻然設以媒氏之官令以仲春之月則卽是奉王者之命以王者之命而厭屈其私喪作合其妃匹亦得謂之爲禮矣然則此奔者不禁之文所以通其變非爲濟其私也且其所云令會男女之會卽同司會之會會之言計也蓋男女自成名以上其年月日名皆已書之至此仲春則會計其人其有不用三十二十嫁娶之

令者若爲有故而許之奔若爲無故而予以罰故下文總之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無夫謂女已二十未嫁者無家謂男已三十未娶者是會男女之義經固已自釋之矣乃復以會爲會合之會遂疑奔爲淫奔之奔致聖人制作爲世詬厲而辨者又不能寔探其所以然甚矣禮之不易明也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釋之曰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然以男女分上下究屬勉强陸農師以爲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朱子則以下達連納

采用雁言之謂大夫執雁士執雉而士昏納采亦得用雁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亦乘墨車注疏知乘墨車爲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爲用雁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也然士以下僅有庶人而士以上大夫別有禮未見不知其用雁與否據春秋傳鄭徐吾犯之妹公孫黑使强委禽焉則當於大夫言下達不當於士言下達也敖君遷又以爲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雁然自卿大夫以上禮不可考未知其納采將皆用雁抑或各用其本等之摯也竊案儀禮之文如士喪士虞士相見之類既著篇名篇首亦即冠以士喪

士虞士相見諸禮今此目錄爲士昏禮而篇首直云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不復冠以士字是昏禮下達四字爲句謂昏之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之禮自天子以下達於庶人無不如此非專就納采用鴈一事爲言亦非專就迎女一事爲言也惟六禮之行通乎上下故篇首昏禮之上無士字而記中宗子親皆沒已躬命之一節卽已可知天子諸侯迎女之禮無庸别有天子諸侯之昏禮而亦可息諸儒膏肓廢疾墨守之喙矣

昏禮記問名之辭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此所問卽女生三月所命之名不曰名而曰氏者使者謙

不欲質言之而主人之對則直告之以名若以爲姓氏之氏則豈有使者親至其人之家與其人相爲禮而猶不知者孔穎達疏昏義以爲問其女所生母之姓氏若然則禮亦當稱問姓問氏不當稱問名鄭曰女子以姓爲名如某姬某姜之類然并是父姓何與其母而問之以卜若以所生之母有異則禮大夫不娶三姓士只一妻亦無容問鄭康成注儀禮則曰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賈公彥疏因以爲恐其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故問誰氏此不唯迂曲難通然究亦是問姓於問名何涉疏又謂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葢是名號之名如以姓氏爲名之類

然此則又是字非名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此時尚未許嫁

無所謂伯姬季姜諸稱也且婦人不以名行亦不盡然周

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曲禮夫人之

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

婦人未嘗不以名行而左傳昭十七年請以重見與夫秦

女嬖宋芮司徒之女棄之類若皆不以名行又孰從而

知之也哉

詩曰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孟子以媒妁之言與父母之命

並稱戰國策亦有處女無媒老且不嫁之語而儀禮昏禮

一篇初不見有媒氏故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並云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納采今觀儀禮納采之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明是先有成言其爲媒氏先已通言可知然儀禮所以不著行媒一節而直以納采始者葢以行媒之時成否尚屬未定女氏許諾即行納采是昏禮成於納采故以納采始亦或有男女之父母兩相親悉面爲訂昏不假媒氏傳言者且據詩禮所云匪媒不得無媒不交者亦非謂議昏之初必假媒氏此外即無事也媒之爲言謀謂其往來通二家之謀今自納采至請期其使者之往來傳命亦即媒矣孰謂昏重媒妁儀禮

六禮並不見有媒氏乎

昏禮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之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則是問名之後納吉之前婿家固有卜昏一節又請期之辭曰請吉日則其先壻家亦必有筮日之事此皆因文可見故經記不復贅具其儀凡卜筮皆在廟門闑西閾外示受命於禰卽曲禮所謂齊戒以告鬼神者也然則筮日已是告廟得吉日而告期及期而壻親迎奚庸復行告廟故儀禮於期初昏將親迎之前備陳器饌而不見壻父與壻告廟之事記亦但著父醮子而命迎之詞以及昏義所載亦

俱不云將親迎而告廟葢以筮日於禰廟之時祔已許之往迎故至期而迎不復再瀆矣乃後儒不察因儀禮於親迎之前不言告廟遂謂昏禮本不告廟如白虎通所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朱子經傳通解亦取其說意以婦原有出之之義令方往迎未知賢否則亦未知其能卽安於室而可勿出也因不敢告廟不知出者意外不得已之事妻之言齊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則當議昏以至成昏之日孰不期其終齊者豈有親迎之時卽豫存一遇人不淑不能有終之見哉且曲禮所云齊戒以告鬼神與左傳楚公子圍逆女所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者

果何義耶盛氏世佐則以為親迎必先告廟既據曲禮及楚公子圍之語又引左傳鄭公子忽迎婦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之事因謂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則自告而疑儀禮之文有所不具夫女家受禮經既於納采言主人筵於戸西西上右几出迎賔至於廟門揖入納吉納徵請期如之而於親迎又著筵於戸西西上右几及廟門揖入之語記復申之曰受諸禰廟昏義且從而釋之曰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如此其詳備豈有壻家將親迎而行告廟之禮反從其畧而無一言見於經記與昏義者且

據所引左傳鄭公子忽迎婦一事先儒諸說正復淆惑案
其所云先配後祖者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
三月廟見然後配孔疏駁之謂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
是士禮不待三月禹娶塗山四月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
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
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疏復駁之謂昏禮婦既
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
文是鄭之妄也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
祖道言未去而行配疏亦駁之謂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
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

之何須云送女是後鄭亦非也杜預以爲禮迎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迎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然疏亦疑之謂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何以譏忽則爲之附會謂公子圍亦人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禀君之命知迎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迎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今案杜氏所言迎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禮所未見不知其何所本大抵不過據公子圍語耳卽如果先告

廟則不告廟之失明在莊公而鍼子直是刺忽豈有父在
而子得自擅乎且誣者虛誑之謂今先配後祖直是失禮
何以譏之曰誣其祖注疏亦未之及也竊案昏禮只言親
迎而所迎有本國異邦遠近之不同儀禮所陳期初昏壻
親迎歸即同牢合巹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亦指本國
之近者故能即以期之昏成禮耳若在異邦則越國以迎
往迎之期非即奠雁之期授綏之期非即婦入之期故曾
子問有親迎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之語明未至
壻家未成昏也然則昏於異邦者所筮得吉而告女氏之
期亦祇親迎之期自御輪授綏以至在塗俱未成昏既入

將家之門乃告至於廟而後成昏故春秋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宣元年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至自云者猶公至自會公至自齊晉之類謂歸而告至於廟既告至而成昏惟文四年書逆婦姜於齊而不書至穀梁謂其禮成於齊而譏公之速婦之則未告至而先成昏者春秋之所刺雖所書皆諸侯之事然昏禮下達則大夫以下皆同可知今鄭忽所爲先配而後祖蓋亦速婦之故傳歷紀其日曰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是往逆之日也辛亥以嬀氏歸則既授綏而在塗之日也甲寅入於鄭則其告至之日也蓋

忽不以禮既逆婦於在塗而諱飾其事反國復爲告至而後成禮而陳鍼子送女者也忽在塗逆婦之事能掩其君父能掩其國人而不能掩鍼子故鍼子譏之曰是不爲夫婦言其在塗野合不成其爲夫婦之禮也今復告至而成昏是直以無此先配之事虛誣其祖矣所爲微詞以刺且専刺忽而於忽之父莊公無與其旨正自躍如諸儒既不善解左傳因而並不善讀儀禮亦思親迎之夕即衽席相連昏於異邦者果如是乎如是則昏於旅次既同野合而昏於其父母之邦又何殊出贅二者禮之所必無則必有道以處此今觀儀禮雖未明言昏於異邦者之何若然據

其所云姆加景乃驅御者待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則在塗之禮亦然蓋至異邦親迎既授綏御輪而出卽帥而就道其在道之日或久或近並皆婿車先行婦車從之及婦至乃揖婦以入其自加景以後婦至以前壻與婦不相見昏於本國者如是昏於異邦者亦如是故經惟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而他俱不及正見其禮之無殊而春秋所書左傳所記曾子問所述皆足以證明焉然則據左氏以疑儀禮記脫畧告廟一節者非而據白虎通謂禮本不告廟以疑左傳爲不足信者亦誤也

昏禮舅姑俱存者成昏之次日質明婦以棗栗腶修見舅

姑醴之舅姑入室婦行盥饋之禮舅姑又共饗婦以一獻昏義所謂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者則已成婦矣蓋昏禮以父母之命爲重今父母爲子謀婦親受其婦之贄與其饋養固無庸復使婦謁祖廟然後成婦也至祖廟之祭祀則舅姑身在禮所稱主人主婦者卽舅姑自爲之與新婦無與故亦不必使其特謁於廟惟是娶妻非專爲養冢婦他日固將傳重而承祭卽衆婦亦皆於祭時隨主婦以有事於宗廟特牲少牢禮所載婦人助祭者內賓之外有宗婦鄭注所謂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者是也然婦初入門猶未必其能嫺禮敬以承助祀事與否遲

至一時則天道變於上而人事亦定於下故昏禮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既三月乃使之隨主婦以助祭苟未及三月而適值祭期新婦猶不與於祭蓋雖自許嫁之後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已毀教於宗室其祭祀之禮固嘗已嫺習而入門之後猶必寬之以三月使優游漸漬以生其孝敬之誠不急促而致羞隕越古聖人之所以嚴祀事也若舅姑沒則有廟見之禮昏禮曰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蓋舅姑存則婦見舅姑於寢所贄而奠者以笲承棗栗腶修所引之見者贄既見而贊醴婦舅姑沒則婦見舅姑於廟所贄而奠者以笲承菜所帥之見者祝既

見而老禮婦事存事亡儀畧相等所異者見於寢以昏之次日見於廟以昏之三月耳夫舅姑有存沒之殊而婦之見之亦遂遲速不同其故何哉蓋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等鷄鳴問寢進盥進饋子道如是婦道亦如是夕成昏而朝卽見以盡其孝養之職故既見舅姑卽爲成婦若舅姑既沒則神之以廟祀卽子於其父母既沒入廟之後亦唯三月一祭不復行其日事之禮則婦亦然故三月而後廟見以致孝敬之誠亦必既見舅姑乃爲成婦而未廟見而婦死則直謂之不成婦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所以舅姑既沒者婦於三月廟見後壻始饗婦送

者使歸葢慮其不成婦而死猶當歸葬於女家也至於姑沒舅存則婦人固無廟而舅容有繼姑且舅存則舅爲主人自於昏之次日質明奠贄盥饋如常儀禮可無庸復見惟姑存而舅沒則但見於姑姑未可以爲成婦若見姑之後必待三月而廟見則此三月中鷄鳴問寢進盥進饋所以事其姑以盡孝養之職者已至設未及見舅於廟而死亦寧得遽謂其婦之未成是必有道以處也乃儀禮未有明文而曾子問所載孔子之言實足以補禮之所未及案其曰娶婦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此指舅姑俱沒者申經所已言者也其曰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此指姑

存舅沒者補經之所未備也葢禰者壻之考卽婦之舅然謂之禰而不稱廟則正別於舅姑俱沒者之爲廟也且云擇日則不必限以三月云祭則非同奠菜殆於質明見姑後卽擇日而行祭夫婦親之如饋食禮也然則舅姑存昏之明日稱成婦矣舅姑沒昏之三月成婦舅沒姑存則昏後亦卽擇日成婦自諸儒不察以記之言三月祭行與經之三月奠菜混爲一事又以曾子問之言擇日而祭於禰與三月廟見混爲一時於是朱子作家禮不分舅姑之存沒皆有廟見之禮而又疑三月太遠從程子改爲三日舉世遵焉夫禮明言三月以意改爲三日固非愼重聖言之

義且記明言三月廟見稱來婦也而禮所載舅姑既沒三月奠菜之祝詞直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則三月廟見卽是三月奠菜今以父母俱存之人而遵用舅姑既沒之禮亦何以爲安乎萬充宗曲爲附會以爲三月廟見卽昏禮所謂三月祭行指舅姑在者而言廟者高曾祖之廟也擇日而祭於禰卽昏禮所謂三月奠菜指舅姑沒者只祭禰廟故曰禰且云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文以見此不特於祝詞所稱來婦無可解卽士只一廟並祀高曾祖考但云廟見又安見其爲高曾祖而不及禰且如所說舅姑而在亦必

有不可行者何以明之聖人制禮語其常未嘗不通其變舅姑在而婦以三月廟見常則可矣設婦入不及三月或將及三月而舅姑沒則喪三年不祭婦必待至除喪始行廟見設又不幸婦未及除喪而死則此婦固未廟見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反葬於女氏之黨以示不成婦者也然既成昏三月則可有子而此子之身以及其子孫皆不得祀其先妣吾不知萬氏其將何以處之哉

許慎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

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而孔穎達疏春秋則又駁鄭說以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天地先聖爲言其意非說天子禮也由是諸儒多宗孔說謂天子不親迎自諸侯下皆當親迎蓋亦以春秋所書紀履緰來迎女公羊云譏不親迎魯莊公如齊逆女公羊云親迎禮也公子翬如齊迎女穀梁

亦云迎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又韓侯親迎於蹶詩人美之是見諸侯之宜親迎至大夫之見於春秋所紀者如鄭忽娶於陳楚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莒慶齊高固娶於魯之類尤多越境親迎之事則是昏禮自天子而外無不親迎者而儀禮之記乃有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之禮何哉或以爲存後世之變或以爲因國俗之舊然既非周公之禮則安得附於周公之書以行既附以行是固禮之所有可知也葢昏禮所重者父母之命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使者之行俱以將主人之命主人昏者之父也及期而父親醮子以迎命之曰往迎爾相承

我宗事子則曰雖恐不堪不敢忘命至於女家擯者請壻則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上某壻父名下某壻名也此則父在父命之而子卽將父命以親迎者也若父沒則宗子母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皆有命則亦皆得以親迎惟宗子而親皆沒禮稱已躬命之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事遣使者行則以己命使使者將之可也若親迎則己既無所承命若自致己命則又嫌於褻而傷於徑率故已不親行而遣使以迎與前所行之五禮同則詞之所稱亦無庸易上某壻名下某使者名也於是乎有不親迎之禮此壻既不親迎未嘗至女家

與女之父爲禮故於婦入三月之後往見婦之父母其必遲之三月者以此不親迎是宗子而親皆没之人其婦當用舅姑既没三月廟見之禮未三月則未廟見未廟見則猶未必其成婦故不遽見而女家主人之答辭亦卽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則以其女雖經奠菜見舅姑於廟而宗子所重者宗祀猶未知其能執祀事以無愧爲主婦否也然則身爲宗子而親皆没無所承命禮固許其不親迎非此則無不親迎者故竹書紀年載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天子之子有父在者親迎也詩云文王造舟於渭春秋

傳載鄭忽於陳楚圍於鄭是諸侯之子有父在者亦皆親迎也降而大夫士庶凡有所承命者卽莫不親迎其不親迎則爲失禮候著之詩所所爲刺也由此推之則哀公問所云冕而親迎者亦指天子諸侯之世子有父在而言之孔子所對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則據世子異日之事以明昏禮之不可苟非謂今之親迎者已是繼世而立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也蓋身爲天子諸侯繼世而立其父已没固無所承命而所主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視大夫士之爲宗子所主宗廟之事爲尤重則其禮自與宗子無所承命而已躬命之者同亦遣使迎之而已不親

女是親迎與否視其身之爲宗子與否不以貴賤謂自天子以下無不親迎者固屬無稽卽謂天子以至尊無敵體故不親迎亦揣測之私而非得其實者也

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曰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胡傳並同其說原杜之意以古人於婦有出之義卽國君亦有出夫人之禮見於雜記故送女之時留其送馬以示不敢自安之意然考出婦者未聞必限以三月之内且亦未聞既廟見卽當出不出也惟曾子問有云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蓋未廟見而死有歸葬之制故送女者留其送馬以備不虞歸葬之用非慮其出也三月廟見而反馬以其既成婦則無復慮此斯無用此耳是禮意爲備不虞豈不敢自安之謂哉然反馬之字僅見於此他經所無此高子身爲大夫鄭康成又以詩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是王姬自乘其車以嫁泉水云還車言邁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夫人亦自乘其家之車也因於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而於士昏禮則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是其意謂士妻不乘自家之車來故士昏無反馬之禮今案經言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如者如其墨車及從車二乘也何以知婦車爲夫家所共者如果夫家所共則經當於主人乘墨車之下云婦車從御經不言記亦當言之經記既皆無文則婦車亦其家所自有耳然經何以不見反馬蓋反馬者女子歸寧之事注疏所說則饗賸送者以歸之事也據禮舅姑俱存者婦於成昏之次日質明以棗栗服修見於舅姑而行盥饋於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昏義云以著代也蓋阼階爲主人之位明授之室

使代已爲主人是卽爲成婦矣因而饗男女送者酬以束錦異邦則加賄焉皆使之歸若舅姑既沒則婦於三月廟見而奠菜老醴婦於房中如舅姑醴婦之禮則亦著其成婦於是壻饗送者如舅姑禮亦酬以束錦異邦則加贈而使之歸蓋以女既成婦卽有意外不虞之事不復歸葬於女黨故女黨之送者可以歸矣然此送者亦祗自乘其送來之從車壻之𨑳從車有二乘女亦如之一爲送者丈夫之車一爲送者婦人之車而女所乘來嫁之車不隨送者偕反也何以明之泉水之詩言還車言邁欲乘其嫁時之車以反衛足知女子乘其家之車來嫁卽留其嫁時之

車歸寧則乘之以行是爲反馬故葛覃之詩后妃自述將歸寧其父母而下章卷耳卽其歸途之所作觀其於元黃虺隤之馬而曰我馬明爲嫁時所乘其家之馬也載驅之詩刺文姜之會齊襄而簟茀朱鞹四驪垂轡者亦謂此嫁時之車馬惟父母在則乘之以歸寧今以之翺翔游敖爲可恥也然則留車反馬乃歸寧之事與昏禮無涉是以不見於昏禮而春秋高固之事左氏只云反馬而無所可否然反馬旣是歸寧則只宜叔姬自來高固與之偕來殊非禮矣故公羊之傳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

至者與則明是譏其俱至之非左氏著其事實公羊明其書法而高固之失自見諸儒乃以昏禮饗賄送者之事當之附會爲謙不自安之說又意造爲反馬當遣使不當親行之儀究之於禮無據而儀禮及春秋俱不可通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一節乃

臨昏遭喪之變禮注疏望文隨訓但云不敢以朞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而不能深明其義遂令後儒羣生訾議而徐氏師曾且直以爲非聖人之言創之可也夫曰既納幣有吉日則是六禮已行其五僅闕一親迎未行直以喪故遲之三年壻除喪而別娶女除喪而改適誠非情理所安且已遲至三年復舍已安之昏別議他族則更行六禮需以時日嘉會恐反因而益緩矣萬一別議之昏復遭變故又何以處先王制禮豈若然哉竊案昏姻之所重者命父母出命者也媒妁將父母之命者也故昏禮所載諸辭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

卜占曰吉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請期曰吾子有
賜命某既申受命矣又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又曰某使
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凡使者歸反命主人曰聞
命矣此壻家之父母所受而聽者女之父母之命也其女
家答詞於納采曰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於問名曰吾子有
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此兩命皆指使者之命其時尚未必
其成昏故不敢斥言其父母之命也及納徵而昏已成則
曰敢不承命請期則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又曰某
固惟命是聽是女家所受而聽者壻之父母之命也今有
一家之父母死則是出命之人存而受其命聽其命之人

沒故壻之父母死壻已葬伯父致命致命者致還其許嫁之命如孟子致爲臣之致其詞稱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某卽伯父名古人於昆弟之子直稱子必伯父者昏禮記所謂支子則稱其宗也不得嗣爲兄弟者爾雅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以喪故不得繼成昏禮謙言不得附於壻黨也使某致命某則使者名也所以必致命者以前此許嫁之命原是許壻之父母非許壻之伯父今承命之人亡伯父不敢以未聞命之人而冒留前命故致還之女氏許諾者亦以前此聘昏之命出於壻之父母則已所受而聽者壻父母之命非壻伯父之命今其出命之人

亡亦何敢執死者之命以當生者之命故許其致然彼出命之人雖亡而已固嘗以女許之矣故弗敢嫁及壻免喪而即使人請請者請於壻之伯父蓋以已固嘗受壻父母之命以女許嫁之意告也於是壻伯父擇日而命壻迎焉其曰壻不娶然後嫁者謂必壻不娶而後乃得改嫁此就女家而言容或以出命之人既亡欲改其前諾者故先之曰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申之曰壻不娶然後嫁之禮也明二三其德之為禮所禁蓋壻家於既葬致命固不敢留其前命而喪中亦不敢請其後命故直致還焉而已及免喪而女氏請則若更受新命於其父母然矣女家之許

其致命而弗敢嫁則亦謂故命已非且須新命而壻在喪中未可遽請及壻免喪宜壻家來請然初除之際當有餘哀未得急於圖昏故女氏徃請而壻家許娶是亦猶受新命於壻之伯父也凡此皆為主昏者之命之故正所以慎重昏禮不為苟合而又曲盡乎事理人情柰何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輕生訾議哉

周官媒氏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此因上言令會男女而未言男女之何等故以無夫家者明之謂所司而會計之者男三十而無家女二十而無夫者也蓋男女及時而尚無夫家是即不用三十娶二十嫁之令者會計之則

知其孰爲有故而不禁其奔孰爲無故而卽致其罰媒氏卽司此會計之事耳鄭注以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王氏應電因謂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夫聖人教民以廉恥節義爲重故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雖栢舟靡他之節難槩望諸中人以下然亦不禁之足矣何必復爲之會合以遂其淫欲之私哉且喪服子爲出母服齊衰期以母出雖與廟絶而出而未嫁則父卽不以之爲妻子尙以之爲母也至於嫁母則經傳記並無服制惟繼母嫁子從爲之服齊衰期傳以貴終釋之謂其有始終母子之恩蓋從而適他氏者爲前母之子而不言已

子見其爲無子之婦又前母之子從之他適則必其零丁幼弱家無可倚之人是與繼父同居傳所云夫死子幼妻穉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者情事畧同如是始爲之制服蓋亦如是始許之再嫁此外經不見有嫁母之服愈知失節之爲聖人所深耻雖不能禁止斷無爲之會合之理矣至上文又云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注疏以判是夫妻判合之義則娶判妻卽是娶妻而以入子謂是媵姪娣不聆之者其說迂晦高氏愈謂判妻是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妾以其子者而義亦未明竊意娶判妻是兩事蓋判者半也男女各半合而成夫婦故娶則

初判而後合出則先合而終判則判妻云者卽出妻也媒氏掌萬民之判令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則凡娶妻出妻之事皆其所當知故娶與判皆書之入子則又是一事卽喪服所從繼母嫁與喪服傳所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以其所適之人爲繼父者此二者因娶妻而並入其子原禮之所有故亦書之於媒氏蓋娶妻與判妻者書之則有以核其宜娶宜出之由入子者書之則又以杜亂宗之萌酌制服之義夫然後男女之陰訟得所憑而聽之聖人之設官命職豈無爲哉

周官媒氏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注遷葬謂生時

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氏浩則曰遷葬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謂以死者求夫華氏泉曰嫁殤或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顧氏湄曰遷葬者如魏武帝之於倉舒魏志武帝愛子倉舒病亡娉甄氏亡女合葬焉唐中宗之於重潤舊唐書重潤既死非其罪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仍爲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昏與之合葬代宗之於倓是也舊唐書建寧郡王倓代宗深思其冤追諡承天皇帝與興聖公主第十四女張冥昏嫁殤者如魏明帝之於女淑是也魏志明帝愛女淑薨追諡爲平原懿公主取母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歷觀諸說大抵不越生非夫婦死而合之

之旨然其實未必然夫生本無夫婦之義死而強爲媾合
如魏唐四王所爲皆以帝王之勢強行其𠨻愛之私凡人
則未必其能遂如此況三代盛時禮教昭明其顯出於情
理之外者恐未必其流弊遽如後世禮女未廟見而死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夫未廟見而固已成昏矣尚不
爲夫婦而不得葬於夫家則未成昏者可知且如諸說遷
葬與嫁殤究何以別而既曰遷葬則是先已葬而後遷之
如諸說亦是來葬非遷葬也竊詳禮意蓋其生時本有夫
婦之義故恐流俗不能深明或有行之者因特於媒氏示
其禁焉葢遷葬者先夫婦異葬後遷而合之也古者夫婦

本不合葬周公始爲合葬之制故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人事不齊有轉徙他鄉客游異國而死者或以遺孤貧弱或因道途梗塞不得歸柩卽於其地葬焉而先之或夫或婦早卒者久經葬於故里及其勢可以合則執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之說必欲合葬因而啓攢載柩以歸合於舊塋或迎配於新兆是之謂遷葬固事情之常有者然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以掩藏爲善今啓發而遷移之致先人之體魄不安且日月旣深棺槨朽蠹尤有孝子所不忍見者故遷葬之意原厚而必爲之禁明非有大不得已如王季之水齧而見前和者不得改葬

也嫁殤者女子已許嫁而壻殤女子不他適仍歸於壻家以守志者也禮婦人不再醮故共姜矢死靡他錄詩者美焉然必已嘗成昏與其夫有齊體之義方得爲其守節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也今此但許嫁而未成昏則於其壻非惟非齊體之人亦並非接面之人故曾子問言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壻死亦如之其義不過如此而已乃爲之守志而女之父母從其志而遣至壻家是之謂嫁殤禁之者不許其無謂而守貞也此二者一以合葬爲辭一以守志爲尚皆匹夫匹婦之私孝私節而乖於大經大義後世習以爲俗且以爲禮矣聖人豫爲

之禁不苟狥之亦曰以義斷情焉爾若出於情理之外如諸

說所云則尤其不待禁而必無者也